

蚌蜒河畔的爱情

姜广平 著



CIP 中国电影出版社



蚌埠河畔的爱情

中泠 

姜广平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蜻蜓河畔的爱情 / 姜广平著.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17. 4

ISBN 978-7-106-04707-8

I. ①蚌… II. ①姜…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81719 号

责任编辑: 贾 伟

封面设计: 西 子

版式设计: 王天宇

版式校对: 李君英

责任印制: 庞敬峰

蜻蜓河畔的爱情

姜广平 著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 邮编 100029

电话: 66296664 (总编室) 64216278 (发行部)

E-mail: cfpygb@126.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永清县晔盛亚胶印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10×1000 毫米 1/16

印张/15 插页/ 字数/32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106-04707-8/I·1169

定 价 38.00 元

用语言安顿我们飘浮的灵魂

——姜广平长篇小说《蚌蜒河畔的爱情》序

范小青

许多年来，许多朋友都知道，姜广平一直在坚持做一件事：和作家、批评家对话。

我不知道和他对过话的到底有多少位了，反正肯定是很多了，即使没有一百位，恐怕也有好几十位了。

他也曾和我对过话，我仔细回想了一下，那时间，都快有十年了吧。

十多年来，姜广平用自己的声音加上别人的声音，为多声部的文坛合唱又增添了一重富有穿透力的音律，他用自己的文字糅合别人的文字，给繁复丰满的文坛图卷又描画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他和所有的人谈小说，谈诗歌，谈散文，谈文学批评，谈关于文学、关于和文学有关的一切的一切。他出了那么多的题目，他提了那么多的问题，他让那么多的人在问题中思考，思考文学，也思考自己。那都是建立在他读了无数的作品的基础之上，是建立在他对作家批评家无数的作品之内和之外的更多的了解、理解的前提之下。谁又能想象或统计出，在十多年坚持做这些对话的过程中，他做了多少的“功课”，他付出了多少的心血。

他的“作家对话”和“文学前沿”专栏，常常是收到刊物者的必读内容，他的非学院派的批评家身份和较低层的批评环境，更是让人刮目相看，就这样，姜广平艰难地行走在文学批评第一线，行走在文学创作的最前沿。

然后，他自己的小说也渐渐地浮出了水面。

其实，这不是现在才出现的，早在多年前，我就读过他的小说，姜广平甚至还记得，我说过他的小说的“乡村味儿”，我这种坏记性的人，早就忘记了。但是姜广平还记得，我的无心无意的一句半句，让他一直记

得，我想，这是因为他热爱小说。

不仅热爱文学对话，同样热爱小说创作。

其实，我和姜广平也有蛮长时间没见面，偶有信息互通，但来往并不多，所以，今天重新又来读他的小说，读他的长篇《蚌蜒河畔的爱情》，真的有一种恍然之感，有一种漫长时光后的充实和喜悦。

《蚌蜒河畔的爱情》是快节奏时代的一部慢小说，说它慢，是因为它讲究。对于“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个古老而不灭的命题，姜广平肯定不止是在与同行的对话中有所感悟和体验，他更是在自己的写作实践中，化之为直接操作的技术了。姜广平在这部小说中，对于语言的用心和认真，是不言而喻的，他甚至不惜在某种程度上牺牲读者着急看故事追情节的心情，故意重复使用某些词语来加强语言的效果。应该说，他是成功的，他在语言上的着力，使文章具有了特殊的滋味、特别的力量，他让语言染色了整部小说，从而，也就将一个并不特殊的乡村故事写出了姜广平的特殊风格和特殊色彩。

其实，与其说姜广平在创作这部小说时对语言的着力和用心，我更能感觉到的是，他的家乡和家乡文脉对于他的浸入骨髓的、无法摆脱的影响以及他自己对此的认同和顺从。所以，这些语言，既是“用心”的，“讲究”的，又是随心的，出手成文的；所以，他的小说“语言”，既是文学的，又是风俗的，他将文学和风俗融成一体，它是深扎在家乡泥土中生长出来的一株文学之葩。

于是，这样一个悲剧故事，在姜广平所创造的文本中，既荡气回肠，又细致入微，既有一波三折吸引人，又有人性之痛打动人，那样的年代背景，那样的风情风俗，真实得直逼人心，又哀婉凄伤致人心碎。

作为一名写作同行，我要在这里向姜广平致敬，感佩他能够在一个碎片化的时代，写出如此完整的一部小说；感佩他能够在刷屏的节奏中，用他的独特的语言魅力，安定了我们的飘浮的灵魂。

2016年5月2日

（范小青：著名作家、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席）

目 录

用语言安顿我们飘浮的灵魂

——姜广平长篇小说《蚌蜒河畔的爱情》序/范小青 1

上 卷 1

中 卷 69

下 卷 151

后 记 217

附录：“我写出了人的无处可逃”——与姜广平对话/李冰 220

上 卷

1

古话没有讲错，皇帝的女儿不愁嫁。这句话说得实在。但用在蒲塘大队支书金学民的女儿金蕙兰的身上，这话却有点不对劲，有点儿十三不靠，也有点儿不着三不着四的。

不管从哪个角度讲，金蕙兰在蒲塘里这个几百户人家的小村子里，都可以算得上是百里挑一的。说金蕙兰是蒲塘里的第一美女，一点儿也不过分。要身段有身段，要脸蛋有脸蛋。论身段，蕙兰子走起路来，那是袅袅婷婷的，风摆杨柳，你看着她要跌下了，其实她走得稳稳当当；你说她走得稳当吧，又绝不是乡下丫头那种没头没脑地只顾着向前冲。蕙兰子不，她会左顾右盼，她还会搔首弄姿。她左顾右盼也好，她搔首弄姿也好，却不让你觉得她是个骚疙瘩子，正经得很哩，一副大姑娘家的正经，一副大家闺秀般的气派。往老一辈上数，那气派，只有德麟家的杨素素能够比。当然，细心的人，是看出来了，这丫头，其实就是学着杨素素那个从大上海下来的女人哩。那个女人，蒲塘里人早就有了结论，天下都没有哪个女人比她更好看。不过，蕙兰子有蕙兰子的好：论脸蛋，蕙兰子眉清目秀，粉妆玉琢，就是不搽雪花膏，蕙兰子那一张脸，也是白里透红，与众不同。白，白得嫩气；红，红得朝气。吹弹得破。一看，别说男人啊小伙头儿啊，就是个女人，都想上去亲一口，喊声乖乖肉儿心！蒲塘里人，你看出来了，到底是会疼人的一个村子，不喊上心的宝贝，只喊乖乖肉儿心。也就是心头的肉的意思了。

那金蕙兰，真的是水做的皮肉啊，真的是水灵灵的。看一眼，都让你觉得，这辈子，造化大了去了。

那双眼睛，更不得了，能够勾去你的魂。你看看，丹凤眼，大大的，

稍微有点上挑，这就会说话了。笑的时候，让你的魂丢了七分，发火的时候，也让人的魄丢掉三分。她发火，你恨不起来；她笑模笑样的，你却爱又不能。想想看，你别做你个青天大梦，那么好的一个女孩子，你想爱就能爱的？蒲塘里的男人说那不是什丹凤眼，是勾魂眼。这意思明白不过了，就是能把你魂都勾过去的意思。

见了鬼了，那眼睛就像蕙兰子一样，一直在笑着。

你知道了吧，这蕙兰子，有事没事就是笑；天阴天晴也就是笑。

蕙兰子白得很了。当然，她不是像白纸那样白，不但一戳就破，而且，那种白像个假洋鬼子，像敷了白粉，倒反难看得要死，像个吊死鬼。蕙兰子那种白，也不像豆腐那样白，那种白太嫩，票子都划得破。蕙兰子白得好看，白得有血色，白得有弹性。你看到她脸上的白，忍不住想上去亲一口，再不就摸一把。这蕙兰子，让人血气不顺了。

你看到她脸上的白，就会忍不住想到她身上的白。这身上的白就不能想了，男人一想就坏事，夜里不但睡不着觉，第二天起床一定双眼充血，脸上没有了人样。一看就晓得夜里在折腾。不是折腾婆娘，是自己折腾自己。这蒲塘里的男人折腾自己还真有样子，一到男人折腾自己这一天，蒲塘里的女人有的就鬼哭狼嚎了。有的被男将揪了头发，骂着让她去死，看人家蕙兰子这样儿，你怎么还有脸在巷子里走来走去晃来晃去的？你怎么有这个脸的？还有的女人，男人吃不住了，就被男人按在厨房的草上，裤子一脱就要进去，你怎么打怎么拦，也是不行。这一说，你就懂了，蕙兰子的白，白得让人失魂落魄，白得让人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你说堵，堵得不得了，堵得慌，堵得让人受不了，就要寻死觅活了；你说不堵，那种白真的让人血脉顺畅，像喝了二锅头一样，让人心火熊熊，舒筋活血。你真的就想不通，城上下来的知青没有蕙兰子白，画儿上的女孩子也没有蕙兰子白。金支书也没有白到哪里去，马红英不黑，可要说白，还差得远。蕙兰子的白从哪里来的呢？真让人想不通。

蕙兰子不吃种田的饭，蒲塘里人都晓得。这样的人吃种田的饭，就说过不去了。老天爷也是不允许的。蒲塘里人就是这么想的。唉，这人与人就是不一样，蒲塘里服，服这个理儿，也服这样的事实。蕙兰子是支书的丫头子，这一来，蕙兰子的好前程就等于是放在那里了，抢也抢不走，偷也偷不走。再说蕙兰子又漂亮，又有文化，最起码能做上个代课教师。事实上，蕙兰子也确实是高中一毕业，就做起了代课教师。蕙兰子高中毕业

就要当代课教师，这是蕙兰子的意志，改变不了的。

蕙兰子高中毕业那天，书包背回家，放下后跟金学民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明天我不是学生了，明天我要做先生。

金学民心里不痛快，这丫头子，不晓得什么时候开始跟她老子说话也都没有个商量了，直通通的，弯子都不转。让人听了不舒服。这是跟什么人学的嘛！当然，金学民心里这样想，嘴里却不会这样说，丫头子讲话不中听，但丫头子的话还是得听。她是金学民的女儿，是支书的女儿。支书的丫头子，就差不多这样说话了。她不这样讲话还能怎样讲话？

这样，金学民只好通知蒲塘小学的校长周森林，丫头子金蕙兰交给你了，安排一下吧！周校长。金学民话不多，话也不长，就是“安排一下吧”五个字。其他的都是蒲塘小学安排了。你瞧见了，蕙兰子的想法，在蒲塘里是没有人能拦得住的。金学民也拦不住。蒲塘里没有人能改变蕙兰子的想法。她要怎么样，就只能怎么样。一切得照她的意思来。这样的人，不愁嫁不出去，只愁没人敢娶。

但这句话还有另一层意思。皇帝的女儿，就算没有嫁的本钱也能嫁上个好人。金支书的女儿，就算再丑再烂，哪怕长着一张夜叉脸，要想嫁个体面人家，不是难事。还有人巴不得娶蕙兰子哩，愁什么嫁？

可是这话说到瞎处去了。话说到瞎处去就是瞎说。

蒲塘里的好小伙多，小学校长周森林的大儿子周建国、大队会计夏宝成的二相公夏志华，民兵营长姜德麟的二相公姜跃进，还有像姜宏亚、蔡金根，这些年轻人，都是百里挑一无人不夸的帅小伙儿，跟蕙兰子配得很。往那里一站，女人的眼睛就跟得来了。这些婆娘，是不是想亲他们一口说不定，但是，不是想打主意把女儿嫁过去的，就是想办法替他们说媒的。能跟这些小伙儿攀上亲，不管哪个女孩子，也都是睡着了也得笑醒了。蒲塘里出了名的媒婆王粉英，一年总要往这些小伙儿家里走上好几趟。

可是见鬼了，这些小伙儿，一听蕙兰子的名字，个个都摇头，个个都起身走开去。支书娘子马红英放出话来了，我家蕙兰子不嫁下庄。这话明摆着是要庄上的小伙儿做女婿，但就是见鬼，就是出怪，一个小伙儿也不去金支书的门上。团支书姜国强做了工作也没有用。国强经常跟他们说，要靠近组织，要团结，要到支书家去，也活泼活泼气氛。可是，不管国强怎么说，就是没得一个小伙儿往蕙兰子家走。还是心怯，没得这个底气。

蕙兰子那么个漂亮法，让小伙儿都没有了信心。

蒲塘大队有自己的一套话，说蒲塘，不说蒲塘大队，只说蒲塘里。说水廓人民公社也不说水廓人民公社，说水廓庄。这一听，你明白了，蒲塘里从来没有服过水廓庄，凭什么它做公社？我们蒲塘里就不能做公社吗？不就只离了三里路吗？蒲塘里不比水廓庄小。抛开水廓庄，蒲塘里人说到其他大地方，就老实得很也服帖得很，兴化就是兴化，东台就是东台。甚至张郭就是张郭，戴南就是戴南。偏偏说到隔壁大队，话就又来了，蒲塘里人说那是下庄。这里有意思，蒲塘在上，当然其他大队就得在下。这一来，蒲塘里的意思你也懂了，蒲塘是里，其他大队就是外。这里外嘛，总是有分别的。蒲塘里人说男青年喜欢说是小伙儿，名字后面要带个儿，这一喊，名字就扬上去了，好听中听，声音里有无边的自豪与骄傲，志华儿，跃进儿，宏亚儿，金根儿。喊起来还不带姓喊，越发地亲切，叫起来像唱歌，听起来像听曲儿。大姑娘不说大姑娘，总说丫头子，喊的时候总要在姑娘的名字后面带个子，一样的好听中听，蕙兰子——这一声喊，有力，高亢。这话里有意思，带个子字，说明丫头值钱，不管哪一家，都是把丫头当儿子养的。能不值钱？这样喊着，出嫁的时候才有好身价。所以，夏会计的女儿叫兰香子，副支书姜德泓的女儿是小凤子，东巷口姜连耕的丫头大家喊她珍罗子。

还有，周校长的孩子，蒲塘里人像约好了一样的，男孩子不喊小伙儿，女孩子不喊丫头子。蒲塘里的人叫他们连名带姓，周建国、周亚君、周建军、周建新。遇上周森林，客客气气，叫声周校长；遇上苏雯霖，不叫苏老师，叫苏先生。

这有点见外了？不是的。这是客气。人家周森林，知识分子，小学校长，又是从戴南镇上下来的，当然得客客气气对人家的。

说到底，客客气气还是见外了，远了。可是周校长一家，也没太在意，你们客气也好，见外也好，人家都是关上门过自己的日子，开了门太阳也从周家的院子里经过。人家靠关饷过日子，用炭炉子做饭菜，一年到头都穿袜子，冬天穿棉袜子，夏天穿丝袜子，体体面面，就连金支书家也赶不上周家。金支书一到大忙季节，到各个生产队的时候，也得打赤脚。全大队只有周校长一户人家有炭炉子，也只有周校长家里有打炭的炭模子。每天，周校长都会拿起芭蕉扇子与木柴，在院子里点火，然后认真地把火头扇上来。一开始很多人都说这多烦啊，可是人家周校长愿意。周校

长胖胖的，富态得很，做起事来不紧不慢。别看点炉子费点事，点好了，人家就自在了，一天只要点这么一次，然后在炉子上烧饭，哪里还要人去灶台添柴喂草的？不要。人家周校长这就省下一个人了。你那草烧没了，化成烟，变成灰了。可人家烧的炭，变成炭屎，变成炭灰，还能去铺路，下雨天往地上一倒，踩在上面，不会湿鞋子，听起来咯兹咯兹的，耳朵都觉得非常舒服。不做饭的时候，周校长家的水吊子就架到炉子上了，水一开，就往热水瓶里灌。周校长家的热水瓶多得吓死你，花花绿绿的茶瓶，墙根里摆得满满的。结婚的小夫妻家，也最多不过是娘家陪两只，那在蒲塘里就算了不起了，可是周校长家有十几只热水瓶。周校长家的热水瓶里，每天开水不断，周校长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拿一张藤椅，往天井里一放，躺下，然后拿出一本厚厚的书看，什么《在人间》啦，什么《艳阳天》啦，什么《春潮急》了。全是些厚得像砖头的书。一望就晓得，周校长一肚子的学问。蒲塘里人只晓得有红宝书，哪里看到过这样的书。再说，蒲塘里人一般也是将红宝书供在家神柜上，当作佛一样供着的，也从来不会有人把那种书拿在手上左看右看的。家神柜，这是蒲塘里人最大的家具了，一进堂屋，北墙，正中间，从东到西，差不多有两米长，上面三个大抽屉，下面五六扇一般长宽的门。家神柜上方，就是伟大领袖和导师的画像，画像下面，蒲塘里家家都有一个红宝书的盒子，差不多像以前人家供佛用的小佛龕。蒲塘里人把这个地方叫作宝书台。红宝书一般不是用来看的，是用来供的。这宝书供在家神柜上，轻易是不会拿出来的。如果拿出来，蒲塘里人叫作请出来。周校长不简单，家里除了有红宝书这么厚的书，还有其他很厚的书。周校长在藤椅旁边放一张小杌子，杌子上一杯茶，茶叶放了有半杯。不断地喝，不断地续。那气派，全蒲塘里是没得第二个人的。你就算蒲塘里的先生吧，夏宝成的大儿子夏志楠厉害了吧，没有周校长这么气派。夏志楠夏天还照样会打赤脚，哪里看到先生赤脚的。就说赤脚医生吧，赤脚医生其实也是不赤脚的——赤脚医生是个体面的活儿，高中毕业生们都抢着要当，可是抢不上，乔为民做着赤脚医生哩。可乔为民也没有周校长气派。姜德麟也没有这气派。别看姜德麟的婆娘蒲塘里人都说比苏先生漂亮，也别吹牛说姜德麟也是个会动笔杆子的。没用，姜德麟当兵回来了，就得弄枪杆子，做民兵营长。你有文化也得弄枪杆子。姜德麟跟金学民讲了好几回，让他做大队的宣传委员，或者干脆做一个民办教师，他不想做民兵营长，可是金学民不同意，民兵营长当然要当

过兵的人做，没有当过兵做什么民兵营长？你当过兵的人不做民兵营长做什么？当小学民办教师？去侍弄那些细鬼儿？真是，说的还是唱的？

马红英放出了话，可蕙兰子没有表态。嫁不嫁下庄，你马红英说了不算。蒲塘里的人都在看，你金支书家，哪是你马红英做得了主的。别看你吃个瓜子都用兰花指翘起来拿，有时候还学人家苏先生、杨素素讲普通话，死嫖卖怪的，恶心煞了，鼻子里面插葱，装象个啥哟？

大队里的其他干部们，像姜德泓啊，姜德麟啊，就连团支书姜国强啊，也都在替金支书瞎忙乎，操心蕙兰子的终身大事啊！这支书家的事，就是蒲塘里的事，大家能不操心吗？可是，到了大队干部们碰头的时候，金学民总是笑笑，说，大家别忙，丫头子的事，丫头子，自己做主。蕙兰子，自己说了算。金学民说这种事的时候，也还是用短句，像是在做报告。铿锵有力，干脆。撂在地上听得见响。金学民喜欢这么说话。他对蒲塘里人说话是有点意见的，一站出来讲话，就像唱歌，跟谁讲话，像是在商量什么似的，一点儿劲都没得。这样下去，是有危险的，没有斗志，就没有干劲嘛！社会主义，不能这么建设。要多快好省，才能建设好社会主义。

没得就是没有的意思。蒲塘里的话有很多确实让人不好懂，就像碰头，不要以为碰头是开会聚会什么的，蒲塘里人说碰头就是喝酒吃饭，说穿了就是大吃大喝一通。平常日子过得紧巴巴的，难得吃上什么好的，回到自己家里吃饭，看都不要看，反正就是那么回事，瓜菜半年粮，山芋干子煮粥、麦粳子煮饭，桌上永远是一菜一汤，夏天若是炒把韭菜，外带一碗冬瓜汤，告诉人家说，不少了，今天十样菜：九（韭）菜一汤！冬天一般就是腌丝瓜子，再不就是炖个蛋，烧个咸菜汤。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弄点酱油，放点油花，好佬的人家，挖点猪油，搞点花椒粉子，切点葱花蒜花，开水一冲。这也算是个汤了，实实在在地说，这是酱油汤，可是蒲塘里人讲起来好听得不得了，说这是十鲜汤。细鬼儿他们听不明白什么十鲜汤八鲜汤的，都听成了神仙汤，遇到人家就说，我家今天吃的是神仙汤。话里头全是幸福美满。蒲塘里人好玩，觉得细鬼儿的这种说法还有点意思，于是，连大人也都跟着说那叫神仙汤了。要是来个亲到个友，最多到桥口刘扣本的肉案上买半斤肉，到庄中心麻根其的小商店里买五分钱萝卜干。真要改善伙食，也可以，自己拿个罍子到河里沟里，弄个一二斤鱼

回来烧烧。那就不简单了。一二斤鱼，再放点梅干菜里，烧出来后，还只能先吃梅干菜，鱼要省着吃，这样才能吃上一个星期。要晓得，鱼也不太好弄，除了下大雨，把罾子往水沟头一支，鱼直往网里跳，但那样危险，打着赤脚，披着蓑衣，雨脚如麻，往河岸边那么一站，稍不留神，人会滚到河里，自己倒变成一条大花鱼了，还捉什么鱼？要是在冬天，那鱼就更不好弄，弄到的鱼，都要煮好成了鱼冻子，然后，一到吃饭的时候就拿出来，弄点鱼冻子嘬嘬。这就非常煞馋了。碰头不一样了，上桌子的菜不会想到留到第二天，全部吃光，连汤夹水，也全都喝光。桌上最起码总有一样荤鲜，猪肉狗肉野兔子肉什么的不管，蒲塘里人嘴也不刁，都能吃；河里的也得有一样，鲫鱼长鱼鳊鱼的都可以，蒲塘里人也不会挑挑拣拣嫌好识歹的，能吃到就不错了。有时候弄得好，还能弄个六大碗。六大碗就不得了了，那是待上宾的席口。娘舅来了也不会摆六大碗，除了上梁、结婚、出嫁这样的大事，蒲塘里的人才会在桌上摆上六大碗。六大碗就是六样菜：肉、鱼、肉圆、杂烩、炒猪肝、长鱼。长鱼就是鳊鱼。长鱼都是韭菜和着一起炒。最后一道青菜豆腐汤。肉是主菜，一般总不是第一碗上来。要到酒过三巡，先上了炒杂烩，接着炒猪肝，然后上长鱼。接下来，红烧肉上来。再接着肉圆子上来。这是一桌酒席的高潮了。鱼最后上，鱼到酒止。酒一停，就吃白米饭。蒲塘里的人喜欢杀狗，特别是到了冬天，民兵们嘴里寡味了，就会说服大队干部组织打狗队，或者雪天打野兔。有了野兔肉或者狗肉，大家就碰头，地窖里越冬的黄芽菜来一两棵，往锅里一来，拔点肥气，肉也好吃，黄芽菜也好吃。粮食紧张，米的问题只好大家各自解决，大家都凑点米，弄出一锅饭来。再想办法打点烧酒，这碰头的事就成了。为难的事还在米上，这有了点菜，饭就吃得特别香，也就吃得特别多。摔一斤米下肚一点问题没有。摔这个字，在蒲塘里人这里，读成了 huǎi，摔开来斗！这一来，你看看，有劲得不得了了。这里的斗读第一声，你写成兜也可以，意思是拼命吃饭的意思。也可以理解为把肚子当作布兜，然后把饭全装进这兜里。蒲塘里人和米有意见，有看法，所以就要跟米过不去，过不去的表现方式就是把你消灭光，来一个吃一个，来两个吃一双；来一斤，吃你一升，来十斤，我就斗（兜）掉你一斗！在肚子饿得瘪瘪的时代，蒲塘里人对米反而有了更丰满的想象力，连斗啊兜啊的，都用上了。你别看这个字在这里读第一声，可是比读成第四声更干脆利落，更有劲。斗下子！斗就斗！语气里全是谁怕谁呀的味道。说到这

里，我还真的得告诉你，这个斗字，如果念成第一声，实在不是个好字。蒲塘里人说男人和女人做那事，就说斗。蒲塘里还有一种农活，别的地方叫鬲泥，偏偏蒲塘里人叫斗泥。这下有意思了。总该是因为这活计是个重活儿。看来，凡是吃重的活计，蒲塘里人非要用斗，不然，这活计拿不下来。鬲泥的活儿重，算一个半工，还得另外安排半个工配合。生产队安排农活的时候，还是非常注意人文关怀的，晓得一个男劳力半天半天地河里斗泥实在没撩摸。没撩摸就是无聊，寂寞。你瞧瞧这个蒲塘里人，做什么事都能想到那上面去。什么是撩，女将惹男将就是撩；什么是摸，男将抚弄女人叫摸。做事没撩摸，就是既没有可撩人的，也没有可摸的事，这一来，做事就没味道了。所以，蒲塘里人说平常没有吃什么好东西，或者很长时间不近荤鲜了，都说嘴里没撩摸了，就是嘴里没味道，寡淡到极致的意思。乖乖咚咚，蒲塘里人的语言就是有天赋。好的，岔头官司不打，还说斗泥安排农活的事，生产队长一般都把斗泥的事安排给夫妻们做。男将在船头鬲泥，女将在船艄拿船。拿船就是扶着篙子，不让船顺水淌。当然，这样安排活计，一看就晓得，既是生产队长照顾人家，也是一定要拿人家小两口开心了，你听，社员同志们请注意，特别是下河鬲泥的社员请注意，小两口儿，要好好地斗。听好了，是好好地斗泥，不是叫你那个，啊——这个啊字，队长会拉得很长，有时候还把个声音搞得拐了弯。社员们这时会故意问队长，不是哪个？队长你得说清楚。随后便一阵猛笑。有些促狭鬼，遇上人家小俩人在河里鬲泥，人家正在河中心说着甜甜蜜蜜的体己话哩，他在岸上猛地一喊：哎，小两口儿，出劲斗用劲斗啊！遇上老夫老妻的，才不把这事儿当一回事哩，眼皮都不朝你岸上抬一下。如果遇上刚圆房的小夫妻，这效果啊，简直好极了。女将脸腾地红起来，心扑扑地乱跳，像被人窥破鬼心眼儿似的，根本不晓得怎么回人家话；男将当然也会跟着脸红，想要做的就是这事，真恨不得就在河中心也能做一做那事情哩，这种时候，幸福的想象与体验，麻酥酥地，传遍全身，连反击岸上人的话都不晓得讲了。还有游泳，是个吃重的事儿了吧？蒲塘里人才不叫这个是什么游泳不游泳的，蒲塘里人叫斗澡。这下你晓得了，你说说看，这个字，用在吃重的活计上，用在吃饭和做那事儿上，你看这蒲塘里人的想象力是如何了得？但米这东西，它就不照顾蒲塘里人的想象力，它就偏偏不往蒲塘里的粮仓走。一年到头，肚子瘪瘪的，还抓什么革命促什么生产。当然，这话不能说。现在要说的话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你说

“一年到头，肚子瘪瘪的，还抓什么革命促什么生产”，这阶级斗争的事就来了。都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但蒲塘里人晓得斗争的结果，还是不能把饭吃饱。蒲塘里人在饭桌从没有个吃饱的时候，吃完了还想吃。你不晓得这白米饭来点红烧肉汤哪怕就是黄芽菜汤，是怎么个好吃法。真的，你不晓得。你没有挨过饿，你就没得法晓得。这事蒲塘里人都晓得。所以，一到碰头的日子，就是蒲塘里人的盛大节日。如果晓得这一天哪里有碰头的话，蒲塘里人的口水能挂三尺长。

选择在姜德麟家碰头，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姜德麟家的二相公姜跃进有一手绝活，捉黄鼠狼，用葵花秸子编成方桌大的一个扑子，上面压上干泥土或者石头，往野地里一撑，下面放些沾油腥味儿的东西，第二天早早地去看，肯定会扑到一个黄鼠狼。第二天去看要早一点，晚了黄鼠狼就被别人拿回家了。黄鼠狼肉也好吃，烧出来，真是香飘万里。黄鼠狼皮还能拿到供销社卖个好价钱。不过，一般人家不让扑这黄鼠狼。他们叫黄鼠狼是大仙。大仙怎么能动他呢，这黄大仙，有灵气的啊，轻易是动不得的。

蕙兰子的事蕙兰子自己做主。这话说是说，可是蕙兰子怎么会自己说要把得哪个不把哪个？到了婚姻大事上，蕙兰子是不说话的。但蕙兰子不说话不代表她没得话，她的意思是明白的，你得按她的意思去做。说到点子上，是金学民得按蕙兰子的意思做。金学民按蕙兰子的意思做，就是全蒲塘里都得按蕙兰子的意思做。对马红英说我咯蕙兰子不嫁下庄，蕙兰子没有反对意见，那么好了，蕙兰子就只嫁在本庄。至于她想嫁给哪个，那就是你们去办的事了。蒲塘里人说嫁出去总说成把给人家，把就是给的意思，把就是嫁的意思。在蒲塘里，把与嫁通用，看人高兴，说丫头嫁人可以，说丫头把得人家把给人家把人家也都可以。蕙兰子这一个丫头子，总不能天天把个我不嫁下庄嫁本庄挂在嘴上。丫头子就是丫头子，不然的话还叫丫头子？蕙兰子的心事藏在心里，但是写在脸上，你得把它讲出来，又要讲在点子上，讲得对路子。这样一来，问题就来了。而且，问题已经比较严重了，蕙兰子的事已经搁得久了。要是搁在庄户人家的丫头子身上，这一日三两日四，日子就错过去了。丫头子的日子是不能错过的，这跟田里的农时不能耽误一个道理，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放在一般人家，丫头子过了二十岁还没有说人家，就危险了。你就是支书的丫头子，也一样地危险。哪里还有二十岁还没有谈婆家的事呢？

蕙兰子也想过危险，但是觉得这危险也不算大。蕙兰子想要什么人，就能得到什么人。蕙兰子要谁，蕙兰子没有讲一句话。这样一来，蒲塘里人晓得了，金支书家不就传出个声音么？就是马红英那句话，我家蕙兰子不嫁下庄。看来，这就是蕙兰子的意思啊！

蒲塘里的小伙儿多，可是般配得上的就这么几个。大家指头扳过来掰过去，有数了，配得上的小伙儿里面，蕙兰子最中意的一定是周校长的大相公周建国。

这就好办了，也就是差个人站出来讲个话，做个介绍，牵个线搭个桥，这事不就成了？这现成的媒好做得很，摊给谁都是鼻涕往嘴里流，顺顺当当笃笃定定。

商量这件事放在姜德麟家还有其他原因：在金学民家谈不是很好。马红英这人嘴大锞舌大鼓的，吵得人心烦。再说，蕙兰子在家里，谈起来也不好。当着人家丫头子的面讲这件事，总该是一件不尴不尬的事。姜德麟家好，大队干部们喜欢杨素素炒的几个菜，说不定跃进打的黄鼠狼肉还有腌在家中的。杨素素炒菜的手艺不错，大家正好可以边喝二锅头边商量这码事。

商议的结果是，说这媒的得是个体面的人。虽然是十拿九稳笃笃定定的事，但做大媒的人要体面，要有身份。这样的话，周校长那里才好交代，周校长是一个体面人，我们这里也不是马虎了事的，我们是认真的，是慎重的，是当一件大事来抓的。

谁去好呢？王粉英还没有够到这身份。数来数去，姜德麟的婆娘杨素素最合适不过了。让杨素素去谈这桩事，那就是麦田里捉鳖——稳取了。这杨素素跟周校长的婆娘也就是蒲塘小学的民办教师苏雯霖是干亲家母。当初杨素素跟着姜德麟从城上下放到蒲塘里的时候，整个蒲塘里都像要被人抬起来一样了，那个漂亮啊，那个有样子啊，脸是脸腰是腰的，把全蒲塘里的女人都比下去了，苏先生也就是苏雯霖也被盖下去了，没有杨素素好看。没有。苏先生这下子排不到第一了。而且，那一天，杨素素从南方下来的船上走出来时，是穿着旗袍的。宝蓝色的旗袍。去看的人，都吓得惊呼起来，哪里看到过这样的人儿。蒲塘里像地震了一样，足足晃了三分钟，全庄的人才总算定了神。又像是一个猛子扎下去，很久才从水里钻出来一样地舒了一口气。哎哟我的妈呀，哪里有这样漂亮的人嫁到蒲塘里的？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不错，太阳真的从西边出来了。那一天，蒲塘里